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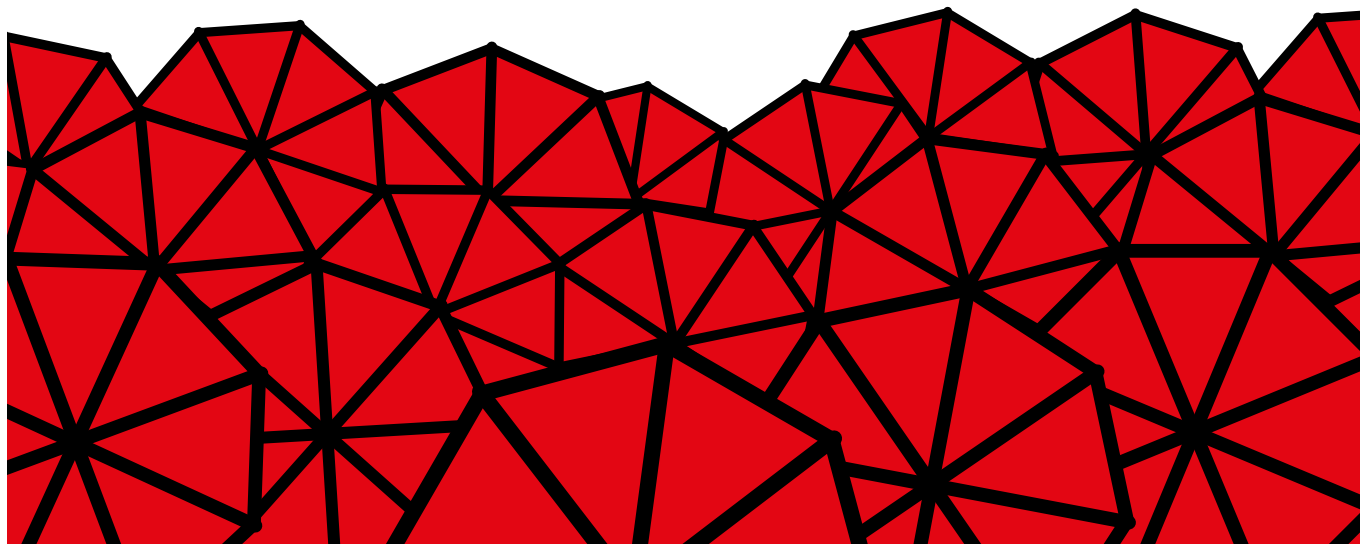


nswp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06 阳性性工作者的 声音和需求



阳性性工作者的声音和需求

介绍

在全球，艾滋病干预的覆盖面正在逐渐扩大，性工作者也作为重点人群纳入艾滋病工作中。但阳性性工作者的声音和经验常常被忽视：这意味着阳性性工作者的独特需求和权利常常在讨论感染者权利的论坛中被忽略。NSWP作为全球性工作者权利的倡导网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并将其作为2012年的重点议题。

…但阳性性工作者的声音和经验常常被忽视：这意味着阳性性工作者的独特需求和权利常常在讨论感染者权利的论坛中被忽略。

由此，在印度加答各尔的“性工作者自由节：性工作者及其盟友2012年世界艾滋病的替代活动”中我们组织了咨询活动，并贯穿这一年，通过面对面的会议、skype通话、建立和维护一个全球阳性性工作者的顾问小组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性工作者自由节中，阳性性工作者安排了一些活动，使得大家可以每天会面并参加一系列的工作坊，讨论影响阳性性工作者生活的议题。在这些讨论中，阳性性工作者的沮丧和愤怒，在涉及一些问题时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滥用的检测；强制阳性性工作者进行等级；缺少安全的、不带偏见的关怀和支持服务；不公平的治疗以及诊断；强制/强迫节育和终止妊娠；在诊断出艾滋病阳性之后继续从事性工作所面临的污名，以及与贸易有关议题以及知识产权逐渐增加的垄断而导致的性工作者和感染者的死亡，这些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¹

在这些讨论中，阳性性工作者愤怒而团结地聚集在一起，要求他们的声音和经验在那些能够直接对他们生活产生影响的讨论、有关政策和项目获得承认。这些讨论就是NSWP+²创建的开始，一个聚集了阳性性工作者与其它权利运动倡导者，以支持阳性性工作者权利的平台。我们要求承认性工作者并不是造成艾滋病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资源！NSWP+成立了，我们列出了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清单。本文件在阳性性工作者的声音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详细介绍他们的需求，使全世界阳性性工作者需求和权利更为显现。

1 知识产权即对于某个具有的科学价值或者创新价值的产品的创造者/发明者的权利。知识产权有三种：版权、商标和专利。

2 NSWP+网站：<http://www.nswp.org/nswp-plus>

阳性性工作者 | 我们的声音

性工作被认为是高危职业。因为如此，阳性性工作者常常被错误地贴上导致艾滋病蔓延的标签；这增加了所有性工作者所面临的污名，也对阳性性工作者的生活产生了特别负面的影响。承认性工作是一项工作是保证性工作者

承认性工作是一项工作是保证性工作者能够积极地管理他们自己的健康风险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包括获得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 以及其它所有能够减少传播的要素。在性工作已经去刑事化的地方保障性工作者的劳动权利不仅增加了他们获得艾滋病和性健康服务的机会, 同时也鼓励安全套使用的极大提高

者能够积极地管理他们自己的健康风险和行为的重要因素, 包括获得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 以及其它所有能够减少传播的要素。在性工作已经去刑事化的地方(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保障性工作者的劳动权利不仅增加了他们获得艾滋病和性健康服务的机会, 同时也鼓励安全套使用的极大提高。重要的是, 这个实践的结果是性工作的环境中极低的性病感染率和艾滋病感染(UNDP, 2012³)。相反, 在性工作被刑事化或者遭受法律压制的地方, 很多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最近一项对5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 估计全球女性性工作者中的艾滋病感染率是12%, 女性性工作者比一般的女性感染艾滋病的机率高13.5倍⁴。但是, 这个数字很有可能被低估了: 根据经验, 我们知由于污名和歧视, 性工作者常常被迫向医务工作者和其它专业人士隐瞒他们的工作。

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常常被包括在关于其它人群的疫情研究中, 如关于男男性行为者的研究, 或者关于艾滋病疫情的一般性研究。这使得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在艾滋病应对中能见度特别低, 导致了对他们的特殊需求的了解和意识不足, 特别是在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方面。NSW认为, 性工作者并没有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面临更多的艾滋病风险, 而是在其不得不面临的刑事化和污名化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中, 艾滋病风险增加了。此外, 本文强调了阳性性工作者在获得适当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艾滋病治疗、关怀和支持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以保证阳性性工作者能够对自己的健康进行管理, 并能够获得必要预防工具, 来保护自己和顾客。

3 联合国发展规划署(2013), 《亚太地区的艾滋病和性工作》。

4 Baral, S., Beyrer, C., Muessig, K., Poteat, T., Wirtz, AL., Decker MR., 《中低收入国家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感染》。《柳叶刀》: Lancet Infect Dis 2012, 12

NSWP+ 要求

我们要求在所有行业进行工作的权利, 包括在性工作或者性工作中的任何部门!

污存在于正式的社会结构中, 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政策、医疗系统、教育、宗教、警察, 以及其它执法机构。

针对性行业的污名在全世界都存在。因此, 性工作者常常声称污名是他们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污存在于正式的社会结构中, 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政策、医疗系统、教育、宗教、警察, 以及其它执法机构。但这些污名也通过非正式的结构, 如家庭、朋友、伴侣、媒体和其它日常关系, 影响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误解会导致针对阳性感染者的污名, 他们被认为生活糜烂, 因为被认为是疾病的传播者。例如, 受艾滋病影响最重的人群(毒品使用者、男男性行为者, 和性工作者)都是面临着刑事化和极端污名的群体, 因为他们的选择、身份, 或者工作。阳性性工作者被社会边缘化: 他们常常安静地在边界呆着, 恐惧他们的健康状况或者职业被泄露, 或者担心受到歧视。在对艾滋病的社会或政治恐惧中, 这些恐惧被加剧了; 阳性性工作者常常被谴责为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这导致了对性工作者和他们在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的道德恐慌。作为性工作者和感染者, 使阳性性工作承担了双重的污名。

性工作的刑事化和其它法律压制对所有性工作者的生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关于不告知感染状况、暴露和传播艾滋病的法律, 使得艾滋病阳性性工作者被置于一个更易被起诉的位置。当一个性工作感染了艾滋病, 他们会非常担心报告任何暴力或者其它人权侵害都会导致针对他们职业或者感染状况的刑事控告。刑事化能够导致艾滋病阳性性工作者的身份更可能暴露, 他们可能在执法机关、或者其它能够免于刑责的人手里面临暴力。如果阳性性工作者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那么他们试图获得公正就面临更多的障碍。刑事化也对阳性性工作者所使用的健康或其它服务产生影响; 性工作者的经验已经表明, 在支持性的环境中工作, 他们和顾客的健康是首要重点。但是, 因为法律和公众的态度继续谴责艾滋病感染者, 这种不平等必须解决, 来保证防止艾滋病传播的责任由参与到交易的双方(或所有人)共同承担。

阳性性工作者要求:

- ▶ 能够选择性工作作为职业, 或者在性行业中工作
- ▶ 能够获得承认是一个能够积极管理自己健康的个人。
- ▶ 全面获得预防工具, 来保护自己和顾客的健康
- ▶ 在挑战社会污名的时候, 在反驳阳性性工作者是疾病传播的因素的时候获得支持(如由媒体引起的道德恐慌)
- ▶ 不再受到刑事化或其它法律压制的恐惧, 自由地从事工作
- ▶ 能够在没有刑事化, 不告知感染状况、暴露、或传播艾滋病的法律环境中工作,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法律来反映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共同责任。
- ▶ 获得反歧视的保护, 来挑战对性工作、艾滋病感染状况、或者两者的歧视
- ▶ 在面临暴力或者其它人权侵害时能够获得正义, 而没有刑事化或者歧视的恐惧。

不能因为我们是性工作者，就拒绝或者延迟提供治疗。我们的孩子和家庭也是如此！

全世界的性工作者都已经不停地讲述他们面临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一旦医务人员发现他们的职业，就对病人产生偏见并进行道德谴责。

全世界的性工作者都已经不停地讲述他们面临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一旦医务人员发现他们的职业，就对病人产生偏见并进行道德谴责。如果性工作者同时是艾滋病阳性的话，这种谴责更加厉害，因为认为他们选择进入“高风险”行业。这种污名被阳性性工作者认为是性工作者常常“最后一个获得治疗”或者甚至被拒绝获得艾滋病或者其它健康服务的原因。性工作者常常抱怨医务人员把性工作者看作不能坚持治疗，或者不能管理传播风险的人。因此，这些态度会延迟开始艾滋病治疗或者必要的艾滋病预防措施的时间。而关于性和生殖健康服务，阳性性工作也强调了污名的负面作用和对性工作的误解。例如，一些女性性工作者面临强迫或者强制的节育和/或人流，因为医务人员认为性工作者不想要怀孕。女性性工作者，和所有女性一样，拥有权利自己决定是否怀孕和避孕，如果他们希望，则不能剥夺他们当父母的机会。阳性的女性性工作者也声称无法获得阻断垂直传播⁵的治疗。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引支持所有阳性的母亲获得母婴阻断治疗，来预防母婴传播：性工作者不能被这项治疗排除在外。

阳性性工作者要求：

- ▶ 获得所有健康服务，特别是艾滋病治疗、关怀和支持，而不受到来自医务人员的污名和歧视
- ▶ 获得艾滋病预防工具，来减少与性工作相关的传播
- ▶ 得到认同，拥有能够选择个人性和生殖需要和欲望。这种承认也应当延伸到亲密关系中。
- ▶ 能够自主选择终止妊娠和获得安全的流产服务
- ▶ 选择怀孕和当母亲，并获得母婴阻断传播

我们要求治疗要适合病人的需求，而不是病人来匹配药物的数量！

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阳性性工作者常常感觉到病人要配合这些有限的抗病毒药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药物被认为有副作用。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推荐国家治疗项目不再使用d4t（司他夫定）作为第一线药物，因为其频繁的副作用。但是，这个药一直作为主要的抗病毒药物，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扩大抗病毒药物的覆盖面，因为其价格低廉，并且能够制成便宜的、仿制固定剂量组合。在d4t退出艾滋病治疗的项目中，推荐使用替诺福韦或斯托夫定（AZT）。但出现的问题是这些药物都比d4t昂贵，而且替诺福韦只可以和另外一种药Efavirenz（依非伟伦）制成固定剂量组合，而且也更加

5 “垂直传播”指在子宫中发生的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任何疾病传播。

昂贵。在做出退出d4t的建议时，世界卫生组织承认该建议的执行取决于国家的环境、资源和重点议题。如果由国家的优先重点来决定d4t退出的过程，那么性工作作为一个被刑事化和被污名化的群体，可能是最后能够获得推荐的AZT的人。很多性工作仍然使用d4t，尽管他们抱怨副作用非常严重，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对脚、腿和手神经的伤害，这可能会导致麻木、刺痛，或者极度的疼痛。性工作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这项权利必须得到承认：不能因为他们被刑事化和污名化，就让他们继续接受被认为能够引起副作用的治疗。如果现有的药物不适合他们，性工作必须能够有机会讨论和了解其它的选择。

阳性性工作者要求：

- ▮ 有权利对艾滋病治疗做出知情的决定和选择
- ▮ 能够获得有关治疗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以及关于治疗选择的建议，而不是只接受现有的药物。

我们要求不能像小白鼠一样被用于试验，而没有知情同意！

性工作者，作为重点受影响人群，常常被用于临床试验，以检测新技术、疫苗，以及和艾滋病有关的药物。特别是随着新预防技术的发展，如尽早治疗（专门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一种技术），性工作者越来越多被当作生物

预防试验的目的。如前所述，性工作者主要在刑事化的法律环境下工作，就算是直接的刑事化不存在，性工作者仍然面临极端的污名和边缘化。在设计和开展临床试验的时候，首先必须要保证不要让性工作者觉得，由于他们不安全的法律和社会地位，而必须参加试验。试验资助方和执行者，包括调查员、研究者、药物公司、基金会、政府支持的研究网络、非政府研究资助方，和其它所有参与到设计、资助和执行艾滋病

有关生物试验的各方，在与被刑事化和污名化的人群工作时，必须遵守清晰的指引。性工作者、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和网络，必须作为合作方参与到这些试验的设计和实施中来，以保证参与者能获得知情同意，并将对参与者的伤害最小化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性工作者组织和网络应当获得支持，在试验开始之前向性工作者征询意见，以保证任何（甚至是不故意的）的伤害通过参与研究能够被发现和降低。随着试验的开展，必须对社区的参与进行评估：必须有保密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让社区在试验开展的任何时候提供反馈和申诉能够被认真对待。

性工作者，作为重点受影响人群，常常被用于临床试验，以检测新技术、疫苗，以及和艾滋病有关的药物。

阳性工作者要求：

- ▶ 在参加临床试验之前要保证性工作者了解所有的风险，然后在试验过程中降低这些风险
- ▶ 在面向重点人群开展试验时，所有试验资助方和执行方药遵守严格的伦理指引
- ▶ 根据真实的、不带偏见的事实知识，提供知情同意，包括进行何种治疗、副作用或可能出现的耐药性
- ▶ 在临床试验的设计和執行中参与进来作为合作伙伴
- ▶ 参加试验要给予适当的补助。

我们要求西方药品公司不要攻击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口和进口仿制抗病毒药物的权利，这是对我们的谋杀！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组织成立以前，在发展中国家，药物并不广泛受到专利⁶的限制。这种情况使得地方药物公司能够制造仿制品⁷。但是，随着WTO在1994年成立，任何想要参与全球贸易的国家都要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TRIPS要求WTO成员国给所有的药物生产和产品赋予最少20年的专利保护，包括机器、疫苗和艾滋病有关技术。它也要求保护“数据生产者”，反对不平等的商业使用，这意味着地方生产商不能复制药品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尽管那些捍卫TRIPS的人声称这个机制是为了鼓励科学创新，现实却是这个机制导致了“专利的垄断”，保护了发达国家制药公司的利益和巨大盈利，其付出的代价却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药物可及性。

…现实却是这个机制导致了“专利的垄断”，保护了发达国家制药公司的利益和巨大盈利，其付出的代价却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的药物可及性。

2005年以前，那些生产和提供仿制药的国家（主要是印度，该国被称为“世界药房”）并没有开始执行TRIPS，因此，九百万的艾滋病感染者现在能够获得抗病毒药物。但是，因为印度现在需要执行TRIPS，即印度被要求对新药品提供专利，意味着印度公司不太可能生产和出口新的抗病毒药物。全球承诺进一步扩大治疗和尽早开始治疗意味着上百万人符合开始治疗的标准。而且，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已经服用了一线抗病毒药物近10年的时间，现在需要获得二线或者三线药物。这个情况意味着很多国家要进一步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进行优先排序，在这个过程中，性工作者很担心因为其职业和艾滋病感染状况，他们不太可能能够获得必要的治疗。

2005年以前，那些生产和提供仿制药的国家（主要是印度，该国被称为“世界药房”）并没有开始执行TRIPS，因此，九百万的艾滋病感染者现在能够获得抗病毒药物。但是，因为印度现在需要执行TRIPS，即印度被要求对新药品提供专利，意味着印度公司不太可能生产和出口新的抗病毒药物。全球承诺进一步扩大治疗和尽早开始治疗意味着上百万人符合开始治疗的标准。而且，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已经服用了一线抗病毒药物近10年的时间，现在需要获得二线或者三线药物。这个情况意味着很多国家要进一步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进行优先排序，在这个过程中，性工作者很担心因为其职业和艾滋病感染状况，他们不太可能能够获得必要的治疗。

6 专利是指赋予药物产品如药品、疫苗、和医疗技术等知识产权。专利使得药品非常昂贵，政府无法承担购买所需的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因为被认为限制了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人们获得抗病毒药物的权利。

7 仿制药是对原研产品/药品的复制，但是价格药便宜得多。

重点人群和治疗活动家要保证在贸易有关的障碍和专利保护高价药物的环境种，政府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措施来使健康权达到最高的标准。

双边和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和经济合作协定（EPAs）也给药物可及带来了很多的威胁。这些协定通过国家协商与WHO签署，发达国家利用这些协定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来给知识产权提供更多的保护，却以公共卫生措施为代价。这些协定被称为“超TRIPS”，因为他们进一步延长了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对药物可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基本药物在那些签署了超TRIPS协定的国家价格更加昂贵。推动这些协定的主要发达国家是美国和欧盟。⁸

阳性性工作者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在推动药物可及的运动中发出他们的声音。主流的公民社会和其它社区组织必须也承认重点人群所面临的污名仍然在社区领导的论坛和活动中存在。更广泛的艾滋病感染者社区和治疗活动家必须保证给重点人群提供空间发表声音、需求和权利。重点人群和治疗活动家要保证在贸易有关的障碍和专利保护高价药物的环境种，政府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措施来使健康权达到最高的标准。

阳性性工作者要求：

- ▶ 能够参与推动药物普遍可及的运动中去：这个要求与新的治疗指引是相吻合的，新的治疗指引将增加获得治疗的人数
- ▶ 参与反对导致获得药物障碍的机制，如FTA、EPA和其它机制

我们要求被包含进关于性工作者艾滋病政策和项目的所有正式讨论中！

大量的艾滋病服务没有咨询社区的意见，这使得阳性性工作者非常沮丧。这常常导致了所提供的服务无法保护阳性性工作者的权利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包括要求对性工作者进行登记、随访和监督的服务；强迫性的和侵害性的检测和治疗实践；以及无法保证检测结果和/或艾滋病感染状况的保密性。提供这些健康服务的中心会导致性工作者无法真正获得这些服务：阳性性工作者注意到，如果不征询社区的意见，这些项目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性工作者抱怨在获得后续的治疗、关怀和支持，或者到诊所进行诊断时，他们被告知在房间的边上进行等待。这使得到该诊所的其它人知道了他们的感染状况，这对阳性性工作者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感染状况保密，来保持客人和避免更进一步的污名化，因为泄露感染身份会导致来自社区或者是当局的刑事指控。而且，性工作者常常无法定期获得健康服务，因为他们不在离家近或者工作地方近的地方，或诊所的营业时间不是灵活的，不能适应性工作者的需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治疗的依从性，也导致性工作者不能获得及时的诊断服务，就算这些服务存在。

8 请查看NSWP简报“药物可及性”（2013）获得更多信息。

如果性工作者能够参与健康和艾滋病服务的设计和执行,那么这些服务就能够符合社区的需求和喜好。世界上有一些对性工作者友好的场所,甚至有一些性工作领导的诊所,性工作者能够被培训来为阳性性工作者进行检测和治疗。有性工作者提供意见的服务,更加能够保证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和权利获得考虑,例如,保密性,不带价值判断的员工和态度,便利的营业时间,适当的咨询和支持,在阳性诊断之前或之后能够考虑性工作者的额外需求。而且,这些服务常常能够把性工作者转介到提供支持和赋权的小组;阳性性工作者把这些看成自我组织对抗污名和其它影响阳性性工作者的障碍的途径。所有的艾滋病政策和项目都应听取阳性性工作者的意见,来保证他们过往关于获得检测和治疗

务的经验,能够用来帮助未来的实践和社区务。只向一般性的艾滋病感染者人群征询意见不足以保证阳性性工作者的需求能够满足。阳性性工作者强调,污名并没有止于社区的层面。他们常常觉得他们的议题并未被其它艾

滋病群体提上日程:例如,从事性工作的而又感染艾滋病母亲,常常感觉到他们并不能够融进一般的阳性母亲团体,因为对他们作为性工作者这一职业的价值判断和污名。类似的,阳性的男性性工作者感觉到到针对男男性行为者的服务并不能够满足他们作为性工作者的需求,因为这些服务针对人群是不一样的。因为,必须提供给空间让阳性性工作者能够去动员和组织来保证他们的声音、经验和专长能够在社区论坛或者国家和国际讨论中被掩盖。

因为,必须提供给空间让阳性性工作者能够去动员和组织来保证他们的声音、经验和专长能够在社区论坛或者国家和国际讨论中被掩盖。

阳性性工作者要求:

- ▶ 在社区、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关于针对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政策和项目的讨论中包含性工作者,在同伴组织中融入开放性的环境。
- ▶ 有效地参与服务提供、检测和治疗政策的决定中
- ▶ 有效地参与到针对性工作者的健康诊所的每日运作中来
- ▶ 有适当的渠道来获得反馈和对服务进行评估,性工作者能够保密地分享他们关于获得服务的经验,而不用担心遭受报复
- ▶ 能够获得对性工作者友好,或者由性工作者领导的健康服务诊所和环境,这些环境应当推广保密性和对性工作者不带价值判断的态度,同时也应当提供艾滋病检测前及检测后的咨询,以及对检测呈阳性者的支持
- ▶ 保护阳性性工作者领导的空间,以使性工作者能够团结地动员和组织起来,以保证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Conclusion

尽管性工作者所在的法律环境和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与阳性性工作者进行的沟通显示，很多议题在全球是类似的。本文件中列出的需要表明了阳性性工作者的基本经验、需求和要求，让阳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在NSWP的网络中彰显。阳性性工作者在很多层面上与艾滋病感染者的需求类似，也与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相联系。从阳性性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性工作者自由节和之后的咨询中能够看到广泛存在的双重污名，这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这种双重污名常常在社区层面的论坛和活动中发生，使得阳性性工作者的经验无法凸显，或者被其它艾滋病人群所忽略。为了应对这些情况，阳性性工作者提出了这些要求，作为捍卫阳性性工作者权利的开始。我们开展了倡导活动，来保证这些声音能够传达出去：NSWP+将继续提供平台，在所有全球论坛和讨论中沟通阳性性工作者的经验、需求和呼吁。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

NSWP is a private not-for-profit limited company.
Company No. SC349355

PROJECT SUPPORTED BY: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